

冰心

儿童图书奖

获奖作品



阳光多少钱一平米

巩高峰◎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阳光多少钱一平米

巩高峰◎著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阳光多少钱一平米 / 巩高峰著.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3. 6

(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奖作品)

ISBN 978-7-5028-4266-6

I. ①阳… II. ①巩… III. ①儿童文学—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4522 号

地震版 XM3035

阳光多少钱一平米

巩高峰 著

责任编辑: 范静泊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凌 樱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门市部: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721982

E-mail: seis@mailbox.rol.cn.net

http://www.dzpress.com.cn

邮编: 100081

传真: 88421706

传真: 68467991

传真: 6845522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一版 201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字数: 223 千字

印张: 15

书号: ISBN 978-7-5028-4266-6/I (4955)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巩高峰，专栏作者，小说匠人。忙时固执卖命，闲时吐槽卖萌。在《小说选刊》、《北京文学》等刊发表小说五十余万字，散文、随笔和专栏见《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大学生》。有小说集《一只不符合审美标准的猫》，畅销书《一觉睡到小时候》。获冰心儿童图书奖。

目 录

六点钟准时响起的电话	(1)
阳光多少钱一平米	(4)
亲你的左脸颊	(7)
一只不符合审美标准的猫	(10)
心流感	(13)
蛀 牙	(16)
白 发	(19)
小问题	(22)
小事情	(25)
小成长	(28)
小无猜	(31)
小记事	(35)
小苦头	(38)
小抢劫	(41)
小挑食	(45)
小电影	(48)
小恐怖	(52)
小如厕	(55)
小谣言	(59)
小过年	(63)
小春晚	(66)
小宠物	(70)

小树猴	(73)
小失恋	(77)
小恶心	(81)
蝉	(85)
狸	(88)
压	(91)
你给我闭嘴	(94)
黑眼睛	(96)
岸边的爱情	(99)
大暑小暑的婚事	(102)
香蕉也叫 Banana	(105)
爱只一个字	(108)
17 岁那年的五枚硬币	(111)
坐在街边抽烟	(114)
天涯共此时	(117)
冬雨兜头	(120)
20 岁的年轮长在夏天	(123)
第一场胜利	(126)
水	(129)
像鸟一样飞	(132)
手机也叫手提	(135)
垃圾箱	(138)
省下 300 块钱	(141)
补 丁	(144)
除了司机	(147)
快餐店里的演出	(150)
等待那只手	(153)
步话机、长发、树枝和爱情	(155)

在洗衣机里钓鱼	(158)
父亲的怀抱	(161)
用咳嗽来思念	(164)
用铭记来忘却	(167)
父亲的黑鱼	(170)
姊妹花	(173)
鱼	(176)
弟 兄	(179)
7岁那年洗了一次手	(182)
少年的唾沫	(185)
恰同学少年	(188)
小村邮递员	(191)
伤心的端午	(194)
一种美味	(197)
小鬼塘里的绣花鞋	(200)
村里来了个洋教师	(203)
疯子长毛	(206)
叛逆第十三	(209)
下 课	(212)
传 说	(215)
最愚蠢的头发	(217)
适 应	(220)
人人说我乌鸦嘴	(223)
大哥是绿林好汉	(226)
知道我是谁吗	(229)

六点钟准时响起的电话

秘密是我发现的。那天我提前回了家，给女儿拿演出服。

在第一时间，我把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叫到了一起，分析情况：母亲抱着电话神采奕奕，坐在沙发里的姿势和说话的语气都显示这样的电话不是第一次，而且这个电话肯定聊了很久了。

母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分析后我们姐弟四人一致这么感觉。父亲去世10年了，我们是看着母亲怎样在忧戚里度过这10年的。我们一直自豪地以为，这是父母情深的表现。所以很多人劝过我们姐弟四个，给母亲找个老伴吧，老伴老伴，老来伴儿嘛。我们姐弟四人的意见出奇地一致，母亲想做别的什么都可以，就是找老伴这事我们坚决不同意，那是对父亲的侮辱。也许我们还有很多别的理由，比如我们对父亲近乎完美的记忆，对母亲一直那么勤劳那么贤淑的敬佩。刚开始我还犹豫过，因为母亲一直舒展不开的眉头。但女儿的出生让我很快就坚定起来，因为两个姐姐和哥哥生孩子从来没动过找保姆的念头，母亲把几个孩子带得一个比一个健康、漂亮。我承认，我私心重一些。

就是怕母亲孤独寂寞，我们给了母亲一大堆建议，社区老人馆、秧歌队、夕阳红舞蹈班、老年大学，等等等等。母亲似乎是怕我们失望，就不太热心地选了个老年大学。为了免除母亲可能产生的落寞，我们四个排除万难，相继把家都安到了一个社区，每到周末，就是全家大团圆。我们觉

得，应该万无一失了。

可母亲还是出了情况，就在她上老年大学一个月后。

说句实话，尽管那天发现秘密时我是匆忙的，但我还是为母亲脸上菊花般的灿烂而震动。印象中，母亲有10年没这么笑过了。可是在新的周末大团圆时，我们姐弟四人的沉默还是让母亲一下就明白了什么。虽然后来我们极力掩饰着，但母亲脸上的黯然还是晦涩得让人心疼。

那天母亲没什么胃口，一直是心不在焉地看我们吃。在六点的钟声敲响时，母亲动了动，神情不自然地朝时钟看了看。这会儿，电话响了。没谁去接，全家似乎都默契地预示到了这是一个什么电话。母亲犹豫了一会儿，终于也没接。

他们定的这个时间还真是不错，六点钟，平时这个钟点家里是只有母亲在的。一般情况下六点钟我们还在下班的路上，孩子们在放学的路上。这会儿母亲多是焖好了饭，烧好了菜，坐在无聊的电视节目前等我们回家吃饭。

从这天起，我们姐弟四个轮流开始了跟母亲的谈心。我们不直触主题，我们没那么笨，只是抒发着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对母亲的无限依恋。

车轮战很快就有了效果，母亲跟我们说了她的那位老年大学同学。他们俩各方面都已经商议好了，谁去谁家过日子，不办证书免得出现遗产纠纷，甚至连怕给我们添麻烦而不举办喜事的细节他们都取得了一致，只等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表态。

没用我们表态，我们其实已经表态了。之后母亲向我们保证，以后再不接那人的电话，这事到此为止。

侦察了一段时间，我们总算放下心来。只是每天的六点，电话仍是准时地响两声，然后就停了。周末周日的时候我们能听到，六点钟电话一响，母亲就回自己屋里了。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背着母亲我们找那位老人谈过，这是老人唯一的要求，似乎也是他放弃的交换。每天六点，电话准时响两声，再挂了，就是他打来的，两声代表着他的平安。

很多时候，我们会为此动容，有时，我们甚至感觉得到自己的残忍。

母亲的精神状态很快就影响了健康，身体虚弱下来，精神更是委顿。她一直就像一张弓，把孙子孙女一个一个都射出去了，自己才松弛下来，衰老下去。在病中，母亲念叨父亲的时候特别多，这让我们很欣慰，因为我们姐弟四人的孝顺让很多人都看到了，感动了，所以母亲走得很平静。但生离死别还是让我们仔细而翔实地品尝到了那句话的滋味，无论你多大年纪，只要失去了母亲，你就是孤儿。

已经很久了，每天六点，电话依旧准时响起。这常常让我们无地自容，更增添许多悔恨。有很多次我都有在第一声抓起电话的冲动，但听从哥哥姐姐的话，我用一种愧疚倾听着代表平安的电话声。

有一天，六点的钟声和电话依旧一同响起，但两声过后，电话声丢弃了钟声，顽强地持续着。愣了很大一会，我才迟疑着拿起话筒。是老人的女儿，在电话里她泣不成声。老人脑溢血，在昏迷中一直叫着我母亲的名字。老人女儿的意思很明显，希望我母亲能去看她父亲一眼，只一眼。

我按捺了半天，才用平静的语调告诉她，我母亲已经去世半年了。

从此，六点钟准时响起的电话就没有了，世界也仿佛就此寂静无声。只是每到周末，我总爱坐在电话旁的沙发里，默默无声地，什么也不干。在六点的钟声响起时，我总是稍带惊忪地轻颤一下身子，习惯地看一眼电话。我总是盼望它能再熟悉地响两声，只两声。

阳光多少钱一平米

7年。上帝啊，我在城市里待了7年。

我得感谢上帝。他和与他同等地位的时间联手，把7年的年轮都刻在了我身体里，比如血液、内脏、骨骼，无处不在。不过，并没有给我在外表上留下多少烙印，这让我感觉如此幸运。虽然我还得到了另外一些我没想要的东西，比如，沧桑感，不安全感，还有一点儿归宿感。但是我乐意，因为，上帝，我想买房子了！

我想找个窝，消除不安全，抓住归宿感，让沧桑在温暖的窝里颐养天年。

我喜欢干净而纯洁的水，但更想拥有温暖的阳光，黄色的还是白色的不重要，属于我的就行。那么，想长期而独断地专有阳光，我得有一处房子，打开窗户固定接收。

于是，我又一次在城市的森林里遍地奔走，只是，踏着温饱线，我的脊梁直了许多。我开始消费城市了，我可是一直以近乎乞讨的姿势在城市它们家生活的。现在，我要用钱搭一处房子，住在城市里面，拥有属于自己的阳光。其实我本可以不用四处奔波，这么做的原因不过是想坚定自己的选择——我早已留意了一个小区。位置是偏了点儿，城市大规划的六环两年后才能勉强把它抱在怀里。环境也有点儿一般，地皮的前主人是一群果农，他们还没来得及搬移走他们的财产——一群已显暮色的桃树。桃树

们浑身流着胶水，不知是虫蛀，还是眼泪。

不管这么多了，一切都阻挡不了我的决定，因为它的房价在我所能了解的信息里，便宜到我终于能接受。

接着，我带着些愚蠢的麻烦，不愿意转账，而是把7年的时光用一堆纸代表了，并交去了银行的点钞机里——点钞机刷刷一阵响，似乎在清点着我的年年岁岁，每月每日，并验证着我的每一分每一秒的真或假。我知道它在提醒我，这7年只是首付，如果想真真正正地怀抱一片阳光，我还得拿15年给它。至于我能空手套白狼似的拿到按揭，是因为我将再另外拿出两年或三年，当作利息换来的。

拿到钥匙那天，我不能自己，开门的手甚至都不太出息地有点儿哆嗦，不，它只是有点儿兴奋，稍显摇晃。我不愿意大操大办地装修，口袋空了是一部分原因。我买的是房子，装修得太多那不是锦衣夜行？我可不愿意自欺欺人。

能住就行，我乐意见到厨房的小巧，卫生间的逼仄，卧室的偏于一隅。当然，我最最中意的，是阳台上的阳光，那可能是我半生以来最最浪漫的享受了。在温暖的惬意中，我甚至堕落地想，就冲这份从浪漫直达现实的温暖，就是让我再送上10年的光阴，我也乐意，并百分百坚持这个心甘情愿的犯傻。

稍稍有些不爽的是，每天上班我要在车上度过一个半小时，时间和距离都相当于从我老家到县城一个来回；每天下班，到了我连夕阳都晒不到，只能寄望于晴天的周末，另外还得忍受小区前一个工地的乒乒乓乓。那个工地的规模应该是一个商业区的架势，看来，看出这片区域未来优势的，还有专业人士。

那片工地的工期似乎没有尽头，隔几天看一眼，拔高了，隔几天再看一眼，仍在长高。几个月一隔，隔出问题来了，因为它只长了3个月，跟它只隔一条小马路的我们小区的23号楼，就已经必将终年在它的阴影里背靠大楼好乘凉了。这是个问题，是个大问题。想想，有什么原因能比遮挡住属于你的阳光更重要呢，虽然那阳光是免费的，但那是大自然赐予

的，人人有份。于是，先由小区物业出面，再是业委会代表。最后，不了了之，只剩下我们最靠路边的 23 号楼被阴影遮盖得严严实实。

打官司，法制社会，只能打官司。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官司。虽然我不是唯一的原告，但我力争的是我的阳光。如果没有阳光，我买这房子干吗呢？我夜以继日地憧憬个什么呢？

官司很简单，电影电视里放过，报纸杂志上登过，这样的官司我们赢的机会太大了。所以，对于人生中第一场官司的明媚前景，我乐意用开门红备用，一旦开庭宣布判决结果，我就拿出来大肆形容。虽然我可能要因此损失一些工资、牺牲几个工作日，因为要出庭——对，肯定要去的，这不光是人多势众的问题，重要的是我的阳光，别人从我手里夺走的，我要亲手把它拿回来。

但是没用我请第二次假，就结束了——法院还没开庭，双方就庭下和解了。

虽然我是我们这个 23 号楼里表现最犹豫的，但我是整栋楼几百号人中第一个签字同意和解的。别用“见利忘义”、“见钱眼开”之类的词来形容我，实在是因为对方的条件太优厚。被告方，就是那个商业区，给出的和解条件是他们会给予每户一定的补偿，每年都给，一直给到他们撤出这个地方。

我没用计算器，简单心算了一下，每年我牺牲阳光所得到的补偿，除以 12 个月，得出的结果几乎就是我每个月要交给银行的按揭。

我没有理由拒绝。

亲你的左脸颊

我的事在学校早不是什么秘密了，几乎每进一个班级都要被当成传奇流传一遍。倒不是我自己说的，因为绝大多数时候我有个沉默寡言的标签。是我弟弟孙浩说的。

两岁时妈妈带我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两根茄子妈妈和菜贩子津津有味地讨价还价着，我被人贩子用一根大号的棒棒糖带走了，卖到了四川一个山沟沟里。6岁时我被公安局抓住的人贩子供出来，这才回到了已经陌生的城市，发现家里有了个小自己3岁的弟弟。妈妈一见我就紧攥着不放，哭得我身上哪儿都是鼻涕眼泪，我却惊恐而无谓地躲闪着。这时的我说着一口地道的四川话，所以在家里从不敢随意张口。我在的那个山沟沟里小孩子8岁才开始上学，6岁的我只有放羊的资格，于是回来后我只好跟弟弟一起从幼儿园小班开始上。买我的那家人给我起的名字叫祖拴住，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根本不知道别人孙涵孙涵的竟是在叫我。

跟弟弟一个班是妈妈坚决要求的，妈妈说这样我可以照顾弟弟。说实话，妈妈那是在照顾我的面子，实际上一一直都是弟弟在照顾我。直到如今念大学了，我跟弟弟还是一个班，弟弟还在照顾我。弟弟替我解释兄弟一个班的原因，弟弟帮我澄清奇特的身世，弟弟还为我勇敢地遮挡着关于被贩卖的流言蜚语。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会有自己是弟弟的错觉。

尽管这样，尽管我已经完全褪掉了四川口音，我还是不肯说话。有什

么好说的呢，弟弟需要什么我就需要什么。妈妈买什么东西也都是一式两份，根本不需要我说。这样我就更显出一种郁闷，一种落落寡欢。外人觉得是我的身世造成的，所以性格上有点自闭。妈妈不这样认为，妈妈觉得我是对那个山沟沟有了感情，所以每年过年前妈妈都要问我，要不要回去看他们？我总是摇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我想自己可能是缺少弟弟那种可以和父母毫无顾忌地说、毫无顾忌地笑、不分场合都可以撒娇的习惯吧。

现在我和弟弟在遥远的一个城市学计算机。跟别人家的父母一样，妈妈拼命俭省出一台电脑来，让我和弟弟合用。每次来看望我们，妈妈跟弟弟总是有叮嘱不尽的悄悄话，跟我却仍是只有那句：你要照顾弟弟啊。印象中只有这句话才是自己应该得到的慰藉。我多想像弟弟那样耍赖似的拉着妈妈的手不让她走啊，可我连张口的勇气都没有。

因为负担我们兄弟俩，家里的日子比较拮据。妈妈就用家里的老电脑跟我们QQ聊天，说是可以练练打字，也能俭省些电话费。为此弟弟孙浩诞生出一个经典来，每次跟妈妈聊完了，弟弟都会来上一句：晚安妈妈，亲你的左脸颊。其实这是弟弟习惯的撒娇，可在崇尚个性的大学校园里，这可就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了。孙浩不仅为此声名远扬，还交了个校花级的女朋友。因为这个，电脑就老被弟弟用着。不过我本来也很少用电脑，除了学习上的那点事儿，我用电脑干吗呢。从小就跟弟弟一个班，我像个透明人似的，让弟弟向父母汇报着向外人宣传着，我甚至连有个好朋友的机会都没有。

宿舍里的人都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翻来覆去半天，还是爬了起来，准备对着电脑消磨消磨时间。一碰键盘我就发现懒惰的弟弟没关电脑。屏幕一亮，QQ里妈妈的头像一闪一闪的，甚是焦急。鬼使神差，在回头朝弟弟的上铺看了一眼后，我抖着手开了对话框，以弟弟的名义跟妈妈聊了起来。

咱们语音聊天吧，妈妈打字慢，再说也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

妈妈这句话一来我就慌了，赶紧说，宿舍里的人都睡了，别吵醒了

他们。

妈妈打字虽然慢，但很健谈，特别是跟弟弟。于是我们聊了天气、学习、老师和同学，还有女朋友。我的心里就莫名的越来越不是滋味，是因为自己在冒充弟弟吗？我不知道，反正手心里一直在冒汗。直到妈妈发了一句：太晚了，明天你还要上课呢，早点睡吧。我才把背结实地靠到了椅子上，意识到已经是深夜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冒充，我用了弟弟最经典的结尾：好的，晚安妈妈，亲你的左脸颊。

话发了出去，我愣愣地坐着出神，一种叫嫉妒的感觉在身体里小蛇样游走，带出一种难以言状的酸楚。谁不需要那种亲情环绕的感觉呢？叹了口气，我黯然的要关对话框时，妈妈的最后一句话来了：晚安涵儿，要照顾弟弟啊。

一只不符合审美标准的猫

今天想来，那只猫显然是带着一身的预谋来到我家的。

在那之前，我家别说一只猫了，就连一盆花或者一株绿色植物都不许有。父亲的思维是有形状的，经是经，纬是纬，所以父亲不允许他条条框框的家里被有生命的东西打乱，因为活的东西我们控制不好。这是父亲的底线，一旦突破这种底线，父亲是要发大火的。

那只猫体形偏小，毛色杂乱，眼珠子是黄褐色的。按照我的审美标准，在土猫的种族里它都算不上漂亮，相反，很丑。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人收养，它最后的归宿只能是野猫。而母亲把它当宝贝从路边抱了回来。

父亲愤怒的表现是他跑去办公室住了一个礼拜，在那些天里，母亲一直没给父亲做饭。我每天早上都能从母亲那里领到生活费，爱到哪家饭馆吃就去哪家饭馆。可是父亲呢，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每个月挣多少钱，当然，他身上也就没有钱。

父亲和母亲似乎就这样取得了一种平衡。而那只猫，在我家待了下来。

不过猫毕竟是猫，它不像人，有理智，懂得识趣，它不，它在短暂地适应了我家的地理情况之后，就开始了它的占领。它把屎尿拉在偏僻的角落——我父亲的书柜底下，然后本能地抓了抓地上的土，想盖上。但是我